

◇ 胡文炜 著

《红楼梦》 欣赏与探索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黛玉

◇ 胡文炜 著

红楼梦》欣赏与探索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欣赏与探索/胡文炜著.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6. 6

ISBN 7-5013-3136-7

I. 红... II. 胡... III. 《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I207.4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8030 号

书 名 《红楼梦》欣赏与探索

著 者 胡文炜 著

出 版 行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013-3136-7/I·198

定 价 23.00 元

前 言

《红楼梦》，大约可算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个书名，说“《红楼梦》是一部最有魅力的书”，大约不会有多大的异议。然而要说《红楼梦》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是怎么来的？它要告诉我们什么？那话可就多了，以至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

红学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对《红楼梦》的欣赏、对《红楼梦》的解读，各种见解多了，就形成了一门学问，因此，红学不应有多大的奥秘、多高的门槛。问题是要能欣赏到点子上，要解读得符合实际，便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难度，这可能就是两百多年里出现上亿字红学论著的缘由。对一本书，用上亿文字来欣赏、解读它，是不是太复杂了？是有点复杂，但是不是已说清楚了？可以说：没有，远远没有，其中有几种议题还可以永远说下去。

这本《〈红楼梦〉欣赏与探索》说了些什么，我想读者在阅读之前，能先了解一下里面的主要观点，无疑是有作用的，而且还可以决定值不值得去读它。

我认为读《红楼梦》能得到巨大的艺术享受，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态人情，这应该是《红楼梦》一书的价值所在。我是业余研红，平时与外面接触不多，参加有关活动的机会更少，但我不赞成“草根红学”说，网络论坛的出现，使红学

的各种见解得以自由发表，也使各种见解更容易受到质疑。我不赞成脂本是直接根据程本伪造的说法，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看，脂本伪造说有明显的障碍无法克服。我反对“红楼隐史”说，所谓“隐史”，就是索隐，而索隐之所以余音不断，可能是由于这部书的作者家世、成书过程等问题还没有得到一致的认可。因而索隐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亡，新的索隐见解还将不断出现，但肯定不会有结果，索隐只能作为一种谈助，它从来没有解决过红学上的任何问题。然而我并不“正统”，我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不是曹雪芹一人在书斋中独立创作的，里面有他上辈人的旧稿，还有他自己的少作。而后四十回，才真正是曹雪芹独立的创作。现在许多专家已认为后四十回不是高鹗所续，因而曹雪芹作后四十回的观点肯定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我仔细地研读了《红楼梦》的版本，得出了与传统截然不同的结论，我认为“甲戌本”、“庚辰本”的命名极不科学。所谓“甲戌（1754）本”根本没有反映甲戌的面貌。我认为权威的“庚辰本将甲戌本改坏”说完全错误，同时权威的“甲戌本与庚辰本一先一后，一个是现存曹雪芹生前最早的本子，一个是现存曹雪芹生前最晚的本子”说也完全错误。在现存的《红楼梦》版本中，根本不存在从二评到四评的嬗递过程。事实证明，“甲戌本”与“庚辰本”来自共同的底本，因为这两个本子有许多相同的错字，这是无可置疑的铁证，我企图推翻历来版本研究的种种错误结论。

本书不是用来评学位、评职称的著作。由于抱着只以“说清见解”为目的，因而方式上仍然与十年前的

《贾宝玉与大观园》一样，力求浅显通晓，尽量少说废话，避免使用大家所不熟悉的新名词，不深奥地引用中外理论家、名人的文字。那时曾说过，虽然许多新事物在我们面前层出不穷，但人们在业余仍然可以作一个“红楼迷”。十年过去，我们面前的新事物更多，而正由于新事物之一网络的出现，“红楼迷”增多了，因而这本书有可能受到更多的批评。我坚持独立思考，不受友谊、感情的干扰，不企盼有多少人来赞同我的观点，不求通过一本书而“走运”，只想说，在红学上曾经有人发表过这样的见解。

胡文炜

2006 年 1 月

目 录

前 言	(1)
-----------	-----

欣赏篇	(1)
-----------	-----

1. 《红楼梦》中的戏与酒	(3)
2. 《红楼梦》中的真与假	(11)
3. 《红楼梦》中的财产	(18)
4. 《红楼梦》称呼欣赏	(27)
5. 《红楼梦》命名欣赏	(36)
6. 《红楼梦》的语言特色	(42)
7. 《红楼梦》的怀古诗谜	(58)
8. 《红楼梦》中的猴子	(68)

评议篇	(73)
-----------	------

1. 《红楼梦》探佚评议	(75)
2. 《红楼梦》后四十回评议	(85)
3. 《红楼梦》的宗教色彩	(100)
4. 《红楼梦》回目综论	(113)
5. 脂本伪造说评议	(127)
6. 薛家长住贾府?	(135)
7. 文字运用与作者的关系	(141)

人物篇	(147)
-----------	-------

1. 秦可卿出身论	(149)
2. 红玉形象的变动	(156)
3. 袭人形象的矛盾	(166)
4. 秦可卿死于何时	(174)
5. 钗黛关系评议	(180)
6. 贾雨村的作用	(192)
版本篇	(203)
1. 庚辰甲戌先后论	(205)
2. 论甲戌本的形成	(221)
3. 第十六回的版本渊源	(233)
4. 脂本文字识小录	(242)
5. 重提胡适的“跳着写”	(251)
6. 陶洙抄本发现过程的思考	(259)
7. 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关系	(264)
后 记	(276)

◇ 欣 赏 篇

《红楼梦》中的戏与酒

古今中外的长篇小说，大约没有比《红楼梦》写“戏”再多的了，可以说《红楼梦》是伴着戏展开故事、推进情节和结束全剧，书中贾府的子孙是听着戏长大，贾府一家是伴着戏而生活。《红楼梦》写戏有两种情况，一是写到的戏曲剧目多，二是家中演戏看戏的场面多。

《红楼梦》中提到的戏曲主要有《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南柯梦》、《一捧雪》、《邯郸记》、《荆钗记》、《琵琶记》、《白蛇记》、《双官诰》、《李逵负荆》、《醉打山门》、《临潼斗宝》、《苏武牧羊》、《达摩渡江》、《钗钏记》、《西游记》、《阴兵阵》、《封神榜》、《混元盒》、《满床笏》、《西楼记》、《八义记》、《玉簪记》、《刘二当衣》、《丁郎认父》、《占花魁》、《蕊珠宫》等。一部作品中提到这么多剧目，实在罕见，有几种戏还多次出现在书中。这些戏剧大都融合在全书的情节当中，成为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作者处理巧妙，读者在阅读时未觉其多，相反，更增加了阅读兴趣，引起读者的思索、体味。

《红楼梦》一开始就涉及到一出戏剧：由小康而败落的甄士隐出家时，念了一篇《好了歌注》，内有“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笏满床”出自传奇戏曲《满床笏》，是写唐代汾阳王郭子仪的富贵盛况。《好了歌注》以此来解“好”就是“了”的哲理。第五回暗示人物命运的贾宝玉梦游太虚境，警幻为宝玉上演

的虽不是戏却也是曲，是特地为他而“演”，“此曲不比尘世中所填传奇之曲……非个中人不知其中之妙”。第八回宁国府尤氏请贾母看戏，贾母带了王夫人、黛玉、宝玉同去，书中未写看的什么戏，是哪家戏班子，看后有何感受等，仅仅是这么简单地提了一下，乍看似有点游离、平淡，但要是把它与全部写戏曲的内容联系起来，这决不是闲笔。第十一回贾敬寿辰演的戏是《还魂》、《弹词》、《双官诰》，当时秦可卿已经得病。第十四回秦可卿死后“伴宿之夕”也有“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堂客伴宿”。出殡时还有“和音奏乐”。第十六回贾政生日，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看戏，忽报六宫都太监夏老爷来降旨，便“忙止了戏文”，原来是元春被晋封为凤藻宫尚书。以后元春省亲，贾府的专职戏班子上演了象征贾府和主要人物命运的《豪宴》、《乞巧》、《仙缘》、《离魂》。

正月里元春省亲毕后，第十九回又有“东府珍大爷来请过去看戏”，那里演的是什么戏呢？先演《丁郎认父》，是明嘉靖时高升举受严嵩之害，充军边方，其子丁郎外出寻父；后演《黄伯央大摆阴魂阵》及《孙行者大闹天宫》、《姜子牙斩将封神》。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定了一班新出小戏”，演了热闹的《西游记》和滑稽戏《刘二当衣》，还演了使贾宝玉大为称赏的《鲁智深醉闹五台山》。第二十三回宝玉和众姑娘住进大观园后，宝玉、黛玉在园内共读《西厢记》，后黛玉听了《牡丹亭》的曲文而“心痛神痴”，第二十六回黛玉还在自言自语地念《西厢记》的句子。第二十八回宝玉赴冯紫英家酒席，同席有“唱小旦的蒋玉菡”，“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同回，说起去清虚观打醮“唱戏献供”。至第二十九回贾府打醮时，“神前拈了戏”，演的是暗示贾家由兴至盛再至败落的《白蛇记》、《满床笏》和《南柯梦》。

第二十九回又写初三是薛蟠生日，“家里摆酒唱戏”，至第三十回宝玉问宝钗“姐姐怎么不看戏去”。一番讥讽话后，当宝玉又问：“宝姐姐你听了两出什么戏？”宝钗反刺宝玉说：“我看

的是李逵骂了宋江，后来又赔不是。”第三十二回宝玉挨打，这跟他结交演戏的蒋玉菡有关。第三十五回黛玉因宝玉挨打感叹自己的命运，不觉想起《西厢记》中的句子，自认命比崔莺莺要薄。第三十六回宝玉想起《牡丹亭》曲来，特地到梨香院寻龄官，由此而悟了“分定”。

第三十九回李纨说的“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出自南戏《白兔记》。第四十回行的酒令中也有涉及到戏曲的。第四十二回宝钗对黛玉说自己小时也看过“元人百种”这样的戏剧书。第四十三回王熙凤过生日，“尤氏操办得十分热闹”，府内演了戏，“当日演的是《荆钗记》，贾母薛姨妈等都看的心酸落泪，也有叹的，也有骂的”。接着第四十四回黛玉刚和宝玉说《荆钗记》中的“男祭”一出，王熙凤回房发现了贾琏背着她做的事，为此家中大闹一场，以致出了人命。

第四十五回赖嬷嬷家摆酒席，有“一台戏”，请贾府的人过去吃酒看戏。第四十七回新出场的柳湘莲“最喜串戏，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在赴赖大家席时，薛蟠挨了柳湘莲的重打。第四十九回宝玉探问林黛玉，用了《西厢记》中的句子。第五十一回薛宝琴作的诗谜有二首分别取材于戏曲《西厢记》和《牡丹亭》。第五十三回过元宵节“唱《西楼记·楼会》”，内容是悲欢离合的故事，第五十四回续写演戏，“演的是《八义》中《观灯》八出”。“这里一唱戏，园子里的人谁不偷来瞧瞧”，“说着大家吃酒看戏”。

第五十七回贾府请甄夫人母女“定名班大戏”。第五十八回贾府遣发十二个演戏的女孩，愿去者四五人，留下的分到各人房中，她们与香菱斗草时用了戏曲名《牡丹亭》、《琵琶记》。第六十三回宝玉生日，芳官唱了《邯郸记》中的《赏花时》曲。第六十六回客串演戏的柳湘莲出家了。第七十一回贾母八旬之庆府内请客，客人点了戏文，“命随便拣好的唱”。次日，“众族人到齐，坐席开戏”。晚间散时邢夫人给王熙凤难堪，凤姐灰心转悲，回房哭泣。第七十五回贾珍因父亡，在家丧居，“不得观优

闻乐作遣，无聊之极”；但在中秋节仍“命佩凤吹箫，文花唱曲”。第七十七回王夫人发落唱戏的芳官，芳官与蕊官、藕官一起去了尼庵。

第八十五回元春染恙，贾政却升了官，府中“唱戏贺喜”，由“一班新出的小戏儿给老太太、老爷、太太贺喜”。除了吉庆戏文，还演新打的《蕊珠记》里的“冥升”，《琵琶记》的“吃糠”和“达摩带着徒弟过江回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楼，好不热闹”。这天也是林黛玉生日。众人正高兴地赏戏时，薛蟠在外闯了祸，薛家的人去后“贾府依旧唱戏”。第八十七回黛玉看了宝钗的赋，想起《西厢记》中的句子。第九十三回写贾府的人去临安伯那里吃酒，“不过南安王府里到了一班小戏子，却说是个名班，伯爷高兴，唱两天戏请相好的老爷们瞧瞧，热闹热闹”。宝玉的知交蒋玉菡演《占花魁》中的秦小官。宝玉与宝钗婚后，到第九十九回贾母要王熙凤“叫外头挑个很好的日子，给你宝兄弟圆了房儿”。王熙凤择了吉日，“重新摆酒唱戏请亲友”。后四十回虽悲事迭出，但仍不时演戏。

第一百零一回贾琏对王熙凤说王仁“忘仁”，说自己去找人办事，“偏又去晚了，他进里头去了，我白起来跑了一趟，他们家里还定戏摆酒呢”，凤姐才知他兄弟王仁所行如此。第一百零四回“众亲朋闻老爷（贾政）回家，都要送戏接风”，但贾政再三推辞，认为“唱戏不必”。第一百一十五回宝玉再次梦太虚幻境，再次看到“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的谶语，先前不懂，这次看了后大惊痛哭起来。到第一百二十回，写袭人嫁给优伶蒋玉菡，以此结束贾府大族的故事。

且看《红楼梦》写了那么多的戏，除了借以展开情节，使全书更富表现力外，最重要的作用还是在于向读者暗示“人生如戏”！不是吗？整个贾府仿佛就是一个大戏台，书中各种各样的人在这个戏台上演出了一场场悲欢离合世态炎凉的活剧，当我们巡视了一遍书中有“戏”的内容后，可以发现内中都无不体现了作者的这一意图。

小说开篇作者说“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一个“演”字就已经摆在我们面前。第一回贾府大族的帷幕还未拉开，先演出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甄家小荣枯，甄士隐“心中彻悟”后注解了跛足道人的《好了歌》。“注”中总结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正是告诉我们，人生或者说人间就是一幕幕乱哄哄的、这个唱了一通下去后那一个登台来唱的大戏剧。而整个贾府故事演到最后，恰恰结束于一向跟随主人公贾宝玉的贴身女子袭人嫁给演戏的蒋玉菡，这决非是无意之笔，而是出于作者的有意安排。

当然，《红楼梦》主要写的是“梦”，写人生犹如经历一番梦幻，但同时又犹如在演戏，书中的那么多戏都与这个旨意有关，如《邯郸记》、《南柯记》本来就是写梦的戏，大族的富贵无非是在戏中而已，到时总要散场的。《荆钗记》、《琵琶记》是写悲欢离合的戏，人有悲欢离合，回头看仿佛是上台演了一场戏。又如宁国府大演《黄伯央大摆阴魂阵》、《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样乌烟瘴气的戏，“倏而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正是说“家事消亡首罪宁”的宁国府正在上演一场混乱不堪的戏。其实，书中的男女之情也不过是像《西厢记》、《牡丹亭》这样的一场戏而已。《鲁智深醉打山门》是戏，贾宝玉作为“混世魔王”而出家，又何尝不是戏？

《红楼梦》中演戏场合最多的是逢生日，这就是说，一个人出生后就登上了戏剧舞台，成为人间的一个角色。书中几次写贾母带一班人到别家去看戏，贾府做戏时也多有别家客人来观看，这也是在告诉我们，生活就像互相看戏，平时大家在我看他家的戏，他看我家的戏。贾府为元春省亲特备了一个戏班子，热闹一时的省亲不也是一场戏？而到后来就像那个戏班子那样一散了之。戏班子的鸟兽散，正预示了一台由大族上演的戏的结局。

《红楼梦》中几次出现“戏酒”或“酒戏”一语，如第七回“算帐时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输了戏酒的东道”；第二十二回

贾母出资二十两，为宝钗生日置酒戏；第五十三回贾珍说“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平时看戏总少不了饮酒，摆酒唱戏、饮酒看戏是大族过节喜庆时的“保留节目”。当然看戏时往往摆酒，饮酒时则不一定看戏，在《红楼梦》中“戏”比“梦”要多，而“酒”又比“戏”要多，读者可以统计《红楼梦》写了多少个梦，也可以数一下贾府做了几场戏，但恐怕算不清书中的那么多人究竟饮了几次酒。

小说第一回一开始，谐音真事隐去和假语村言的甄士隐与贾雨村二人开怀畅饮。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饮了“千红一窟”的仙醪。此后，酒仿佛浸透了贾府一族的全部生活，不仅男子汉大老爷们善饮，太太小姐也都会喝，老祖宗贾母领头喝，丫鬟佣仆跟着喝。喝酒次数最多的要算贾宝玉，他只有八九岁时就在薛姨妈家喝得醉意朦胧。倒是宝玉之父贾政，书中没有专门写他如何喝酒，他之笞挞宝玉也不是酒后头脑发热一时冲动的行为，当然过节或有喜事时他不会不喝，但跟那个天天由小老婆陪着喝酒的贾赦多少有点区别。

主子是明吃，老婆子是“夜里偷着吃酒顽”，第六十三回宝玉过生日“群芳开夜宴”，“老嬷嬷们一面明吃，一面暗偷”，当一坛酒告罄时，“众人听了纳罕”。第二天袭人还对平儿说“一坛酒我们都鼓捣光了，一个个吃的把臊都丢了”。过生日不摆酒的也有：探春的生日“虽不摆酒唱戏，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顽笑一日”。不过这样的情况甚少，更多的是“皆治了寿酒，互相酬送，彼此同领”。这些大约就是贾府大族的日常生活吧，他们主要就是靠酒来打发日子的。书中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是他在跟贾雨村饮酒时说的，说到最后，冷子兴笑道：“说着别人家的闲话，正好下酒。”贾府饮酒，也被用来下酒，其与酒的关系非同一般。

《红楼梦》写酒，一方面告诉我们一个大族是如何“坐吃山空”，展示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指出“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

席”这一道理，告诉我们在大族之家，不仅吃无止境，而且还有暗偷的，自然“空”得更快，“散”得更快了。另一方面更是暗示这个家庭中每个人都像喝醉了酒一样，没有一个是完全清醒的，哪怕暗中偷酒的老婆子也不过是为了醉一醉而已。贾政虽然喝得不多，比别人略清醒一些，却起不了任何作用，空为一族的主人。探春平时也喝酒，但生日时没有摆酒，她比别人稍清醒一些。贾宝玉本是补天之材，可惜他仿佛天天醉意朦胧，“可怜辜负好韶光”，以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

那么“贾府的屈原”“一味吃酒”的焦大，是不是虽吃酒但清醒呢？也不是，焦大的行为根本不是挽救贾府的药方，而只不过是把一池混浊的水搅了一搅，泛起了一些读者不易看到的脏物而已。对于府中的人来说，有些事也不只有焦大才知道，很可能别人比他更清楚，无非是他仗酒三分醉，酒后发发牢骚而已。从书中看，他的做法并没有引起谁的赞同。对焦大本人来说，他不仅没有得到好报，且连自身也保不住，落得受苦遭辱。因而“贾府的焦大”也是在现实的酒醉之中。

《红楼梦》中“醉”的并非只有大族，外围的像醉金刚倪二在酒醉中借钱给贾芸。后来他因“恃酒撒赖”，被贾雨村手下的衙役“着实的打了几鞭，倪二负痛，酒醒求饶”，但仍被带进衙门。倪二家人托贾芸去荣府说情，可贾芸只是应付了一下，倪家还是“另托人将倪二弄了出来”。倪二看重贾芸，可谓是醉中看错了人。又如甄士隐以美酒佳肴宴请贾雨村，从款斟慢饮至飞觥限斗，甄士隐对贾雨村又是称贺又是赠银，其意何其之厚。然而当贾雨村做了官后，明知手下案子中被拐卖的英莲是甄老爷的小姐，却不设法解救，任其落入虎口，贾雨村原是有恩不报之人，甄士隐也是醉中看错了人。

《红楼梦》写梦也写戏、写酒，《红楼梦》中的大族、《红楼梦》中的人物包括主人公贾宝玉，不但在梦中，也在戏中、酒中。

做好梦，快事也，如果留恋于梦中，那只能是画饼充饥。